■ 齐鲁名士

在盐业刺激下，清中叶的扬州走向全面繁荣。作为两淮盐运使，他襄赞文教，延聘惠栋、戴震等经学大师入幕府编校刻印古籍，和郑板桥、吴敬梓等文士交游唱和，将扬州文化推向鼎盛。

卢见曾：文章循吏，亦官亦儒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
本报通讯员 方志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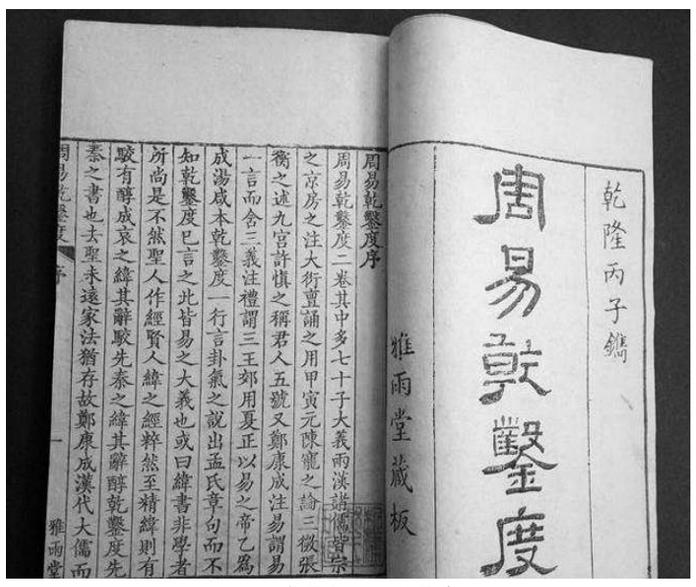
户外斑驳的山墙渐渐爬满青藤，糯米汁凝固进了青灰砖缝里，古扬州的夏日悄然而至。

扬州的繁华落寞，皆和“盐”息息相关。因为“盐”，扬州曾是清朝最繁华的都市，水势浩浩，迂回曲折，风景秀丽迷人，非画士所能描述；也因“盐”，文人墨客流连忘返，饮酒唱和，留下耳熟能详的诗篇。

德州乡贤卢见曾，先后两任两淮盐运使。他勤于政事，多行善政，更提倡文教，刊印经籍，将扬州文化推向繁荣，也留下自己浓墨重彩的痕迹。

后来运河壅塞，盐政改革，盐商衰落，熙熙攘攘、舳舻千里的盛况，渐渐化为历史的模糊记忆。

位于扬州的两淮盐运使司衙门



卢见曾刊印的图书

“革弊为民，具见循吏苦心”

康熙二十九年（公元1690年），今德州德城区黄河涯镇纪庄村，一户卢姓人家喜添贵子。户主卢道悦极为欣慰，特为婴孩取名“见曾”，谐音“见赠”，意为上天所赠。

“卢见曾后来官位隆升，影响日广。其子卢谦致仕后修建了占地上百亩的卢家大院，可惜民国时毁于大火，如今已难找到卢家辉煌的痕迹。”卢氏后人卢赞一说。

卢见曾年齿稍长，拜师同乡名儒田霖，学习诗书声调，后辗转得山左文坛领袖王士祯指导点拨。卢见曾颇为自豪地介绍这段求学经历：“余少受声调之传于同里田香城（田霖）先生，香城受之难兄山姜，而山姜则因谢方山以转叩于渔洋（王士祯），而得其指授。”

在诸师的悉心培育下，卢见曾学业精进迅猛。康熙四十三年，卢见曾“年十五，补得博士弟子员”。康熙五十年，参加乡试并中举人，可惜来年春闱却落第归里，尔后竟一再落榜，直到康熙六十年才中进士，留京于庶常馆学习。

庶常馆是新科庶吉士深造之所。他们在此学习清文、翻译及汉文经、史、词、诗。待三年期满，由教习奏请皇帝“御试”，分发任用。在馆期间，每人每月户部发廪饩银四两五，器用什物，则到工部支取。

雍正元年（公元1723年），庶吉士试于廷，卢氏列一等。第二年，雍正决意整饬康熙末年日益严重的吏治危机，以“凡进士在高等者”充任多地县令。卢见曾被任命为洪雅知县，时年35岁。

洪雅位于四川盆地西南角，地瘠税多，百姓贫苦，“额征钱粮，常入不敷出”。再加地方吏治松散，以致“狱讼繁兴”，牢房常年人满为患。卢见曾遴选到如此偏远苦寒之地，师朋好友为他扼腕叹息。起先卢见曾念老父年逾八旬，也欲陈情归养，以全孝道。卢道悦作书告诫他：“汝自顾才行如何？今恩遇过分如此，而不思一效犬马之力，可谓孝乎？且余虽老，康强如故。未遽入木也。”老父之言响彻耳畔，如醍醐灌顶，令他茅塞顿开。他在诗文中欣喜地写道：“退而喜，为邑虽小，可行吾政也。”

这并非卢见曾强作欢颜的慰己之词，而是立志有所作为的豪迈宣言。

第二年，卢见曾水陆兼程到达洪雅。上任伊始，他很快厘清当地两大积弊：一为杂派多而烂，不归于正途，财政“入不敷出”；二乃前任县令宽纵怠政，扬汤止沸，以致“讼狱卷牍”积压数年，民怨沸腾。

卢见曾对症下药，以期迅速扭转糜烂局面。对“杂派不可数计”，他认为“杂派之害，官受一吏受十百姓受百”。若除之不务尽，则遗留的将为害百姓，除去的也难以取信于民，此后胥吏更可以借未除的杂派继续侵害百姓。所以“经画一年之费，量入为出，约之又约，曰急除之，无需此矣”。

卢见曾心忧民疾，力辟众议，终于尽除杂派，舒缓百姓压力。接着他集中精力处理数年积压卷牍。靠着惊人的毅力，他一步步将积案全部销清。

卢氏为政，先除旧弊再兴新利。积弊剔除后，卢见曾着手整顿松散吏治。他倡导俭以养廉，褒奖兢兢业业者，贬黜尸位素餐者，双向并力共举，吏风趋于蝶变。

洪雅东南有梓潼宫，是纪念“文昌帝君”“文曲星”张亚子的祠堂。宫南有桂香阁，经邑人重新修整后，“规模壮丽，结构精严”。卢见曾重新加以修葺，邀请邑士文人游览，“讲道艺、敷弦歌”，洪雅文教旋即兴盛。卢见曾在阁外挂雅江书院牌匾，指明此处为兴教倡学地，再为楼取名雅雨楼，暗喻当地风土人物。

卢氏治洪雅，劳心劳力，夙兴夜寐。靠着勤能补拙的毅力，仅一年多光景，洪雅面貌便远胜旧时，百姓拍手称誉。时人评论说：“擘画利害处，如指诸掌……革弊为民，具见循吏苦心。”

正在卢见曾大展拳脚之时，老父于雍正四年正月病逝。按清朝礼制，官员无论品级高低，遇父母之丧，皆要解职归乡丁忧守孝。卢见曾只得告别洪雅士民，返回德州奔丧。

卢见曾虽身离洪雅，心中却始终魂牵梦萦。他此后自号“雅雨山人”，以纪念仕途的第一站。

“亳之水患，十除八九矣”

卢见曾乡间庐墓守孝，寄托人子哀思。闲暇时，则侍养老母，钻研地理水利。久而久之，他对治民理政的感悟日成体系。

可不幸接踵而来。先是生母王氏经丧夫重创，同年十一月离世。次年，嫡母程氏又病卒。

卢见曾的心绪跌落谷底，因不便对人深言，只能将思念诉诸笔端。他追忆父亲的官德政绩以自励：“先父为河南偃师令，无所取于民。先是，偃师大旱三年，民多流亡，土旷废不得耕。府君轻徭赋，劝农桑，除奸弊，数年之间，桑麻遍野，户口繁庶。”

嫡母程氏待卢见曾极好，母子感情真挚动人，“我幼年身体孱弱，嫡母日夜置于怀中照料。有时我嬉戏，以致读书懈怠。若父不知则必为我掩饰。如父觉察，就拉我至膝下，好言宽慰严父。父亲息怒则可，若是还想惩罚我，嫡母必啜泣不止”。

嫡母舐犊情深，可慈母宠溺，也会助长幼子的纨绔习气。幸得生母王氏，慈爱中不乏威严，对他读书求学影响很深，“总角读书，嫡母以父晚而有子，爱怜甚，不令督责。先母背后严格督促，表面宽纵不究。是以读书之业不废，而嫡母之心可安”。王氏不解文义，便以儿子所作文章圈点改抹多寡来评定美恶。美则赏以果饼及所嗜好之物，恶则斥辱不少假颜色。

丁忧四年，卢见曾多在浓郁的感伤氛围中度过。让他颇感安慰的是，乡中贤达观卢父平生，认为应入乡贤祠，岁奉祭祀。这对他来说，既是自豪也是鞭策。

孝满服阙，卢见曾任安徽蒙城知县，并代理亳州事务。

上任不满三月，又调六安知州。他发现六安乡绅豪户，多占水塘为田，普通百姓灌溉乏水，双方诉讼历来不绝。卢见曾对各方晓以利害，力劝垦荒还塘，“水为田母，无塘则无水，无水则无田”。经这番整治，收效非常显著，“谤者四起，不顾，塘至今为赖”。

雍正十二年，调亳州知州。亳州洪水常泛滥入城。卢见曾发现洪水形成之因，在于水沟淤塞，排水无路。他先欲疏浚梭沟引流，惜“有砂石十里，不可开”。后听人言旧时龙凤沟，“虽淤塞形势依然，土之淤塞十不敌砂石之一”。若疏浚通畅，复其故道，砂石所阻之水，可由龙凤沟注涡水，诸水自然悉治。

卢见曾遂提议开龙凤沟，乡绅耆老纷纷鼎力支持，“不数月而龙凤沟以成”，继而诸沟随之开通，百姓赞叹“亳之水患，十除八九矣”。

“凡有功于湖者，不敢忘也”

雍正十三年，卢见曾擢升江宁府知府。此时全椒人吴敬梓，移居到南京秦淮河畔“秦淮水亭”，自称“秦淮寓客”。因购置房舍，措办一切，又不善理财，已经囊中羞涩，时常无米下锅，被迫“以书易米”。冬日苦寒，吴敬梓便邀约同好，绕城步行数十里，夜夜如是，谓之“暖足”。卢见曾爱慕人才，对吴敬梓倾力扶助、妥善照料。此为二人相交之始。

不久，卢见曾调任颍州知府。

颍州有西湖，为历代文人钟爱。“西湖烟水如我家”，欧阳修八次来到颍州，吟咏感叹，并终老于此。

欧阳修守颍，曾修白龙沟，引余水注西湖，蓄水浇田亩。明季州民盗湖作田，白龙沟渐废，埂界难明。每至雨季，水患波及州民，难以根治。

卢见曾召百姓，道破“盗湖”之弊，“盗湖为田，仅湖畔数十家受益。若大水至，惟剩平陆，田庐受损不可计数。若复湖则水有蓄泄，可免淹没之患”。州民称善，数月内西湖水利恢复，湖水所至为埂界。

重竣西湖时，卢氏效仿杭州西湖于湖心建室，曰“画舫斋志”。他还决定，“凡有功于湖者，不敢忘也”，随即重建四贤祠，祭祀曾守颍有德声的欧阳修、晏殊、吕公著和苏轼。

乾隆元年（公元1736年），卢见曾得知自己将被提升为两淮盐运使。他一面欢欣鼓舞，踌躇满志。回顾自己守颍前后，“汝阴西湖，鞠为茂草久矣。予来守颍，始浚治之”，颇为自豪得意。一面又不舍离别，临行组诗皆以“欲别西湖去”起首，一咏三叹，步步遛留，依依不舍。他放心不下竣沟之事，寄语后来者：“予将教民灌溉，湖上先有水田二坵，忘诸君尽开颍所属河沟故道，以除水患。”

“历边塞阅十有八年”

扬州居“南北冲途”，民物滋丰，人有余力，当时名流贤士流寓者极多，“往来进谒者，文酒流连”。卢见曾本饱读诗书，雅爱文章，这块人文沃土让他如鱼得水。

于贫瘠之乡，卢见曾兴利除弊，祛民所疾。于殷富膏腴之地，卢见曾接洽文人，复兴文教。

到任不久，卢见曾就参加了当地名贤程梦星主持的平山堂聚会。他登蜀冈，睹荒烟蔓草，见竹亭破旧，河岸亭台稀少，黄土白沙，杂草虫鸣，遂生重建之心。

但卢见曾绝没想到，春风得意的仕途将遭重创，“不数月，辄以罪去，更历边塞阅十有八年”。

事件的直接起因，是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高凤翰被人弹劾。高氏生于山东胶州，善画山水人物，书法不拘一格，文采为卢见曾所喜。卢氏任盐运使后，举荐高氏任仪征令。

高氏曾汲汲仕途，也有仕宦经历，“举孝友端方，以诸生贤良一等，分发安徽，历署歙县丞、绩溪令，均有政声”。

可上任仪征后，高氏很快因书生狂直吃了大亏，“忌者谗之，谓与某运使结党”。

这次弹劾对踌躇满志的高凤翰打击尤大，以致他“病痹，右臂不仁，作书用左手，自号尚左生，又号丁巳残人”。

高凤翰被劾，是卢见曾获罪的导火索。但让他被迫离扬的真因，是上任后对盐务的厉行整峻。

卢见曾在扬州交友唱和，但也没有妨碍勤政公务。扬州虽富庶，但地势低洼、土薄水浅、河池堙塞，遇大水必泛滥成灾，盐地也时常淹没。卢见曾上书朝廷，请求减缓盐民承担的赋税钱粮，并分别赈抚救济，盐民感恩戴德。

接着卢见曾发现盐商时常侵占盐池，盐民的利益受损，双方为盐池所有权争执不下。卢见曾判定“灶属商亭，粮旧灶纳”，向盐民核发文契，让其缴纳钱粮，承认盐民的所有权。

盐商依仗雄厚财力，一贯蛮横骄纵，见卢见曾整峻盐务，便唆使官员弹劾，“被参一十七款，共诬赃银一千六十两”。

起初卢见曾只是被诬陷，并未去官。一年后，乾隆将他革职，“微嫌被劾，侯勘羁扬，日以饮酒著书为事”。

虽被革职，但卢氏人品才学为世公认。更兼他奖掖文士，与当地文人极为融洽。在五十岁生辰时，身在异地的友人郑板桥不忘作诗寄赠。诗文中，郑氏谦恭表示“奉呈雅雨山人卢老先生老宪，兼求教诲。板桥后学郑燮”。

乾隆五年五月，落魄的吴敬梓来扬州，投奔卢见曾。可惜不久前，清廷将卢见曾遣送到塞外戍台。卢氏听说吴敬梓作《儒林外史》，便馈以金银资费。吴敬梓随即和郑板桥、高凤翰等人，一道作诗送别“雅雨山人”。

高凤翰、叶芳林、张布作《雅雨山人出塞图》，由众人题诗，再转入卢见曾手，由他题诗于上。

郑板桥的题诗，看重出塞对卢见曾品格的砥砺和磨练。郑氏看来，人才需千磨万击才成巨器。淮扬犬马声色，消磨心志，只能“美酒肥羊饱纨绔，声色埋人无出路”。塞外环境严酷，对“磊落胸中万卷书”“文章政绩两殊绝”的卢见曾，是促其厚积薄发的助力。

吴敬梓题诗，尊称卢见曾为“大公祖”，自称“治晚生”，谦卑恭敬。诗文将因罪出塞巧妙掩饰为“衔命”，对他异日归来充满期待，“天恩三载许君还，江南三度繁花殷。繁花殷，芳草歇，蔽芾甘棠勿剪伐”。

“吴敬梓饥寒流落，他对卢见曾的帮助铭记在心。此时挚友遭难，他作诗送别，情感也是发自肺腑。他送别卢见曾的诗文，是目前吴敬梓唯一的存世手迹。”扬州职业大学王伟康教授说。

吴敬梓把卢见曾写进了著作《儒林外史》里。《儒林外史》第7、22、29回，均提到两淮盐运使荀玫，其原型人物就是卢见曾。第7回中，叙述荀玫坎坷的科考之路……22回，以荀玫所作对联“读书好，耕田好，学好便好；创业难，守成难，知难便难”，点出他已出任两淮盐运使……29回，通过郭、董两位衙门书办之口，透出荀玫因弹劾而被朝廷查办。

同年八月，卢见曾至京师，九月由张家口出塞，渡瀚海，抵杭爱山麓察汗泊。

赐环以还，再任盐运使

古之臣子，若遭流刑，当于一地待君王决断。若君王赐以玦，则臣子只能诀别；若君王赐以环，臣子则可还朝为官。

乾隆八年，卢见曾承恩赐环。出塞前后时间恰好是吴敬梓预言的三载。

至于赐环之因，有言乾隆急需一名卢见曾这样的治水能吏。亦有言清廷发现卢见曾受诬告，将其召回听用。

第二年六月，卢见曾补滦州知州，后升永平知府。当年洋河水位暴涨，威胁民居。卢见曾筑水坝阻挡洪水，最终“郊庐田墓俱无恙”。经此一事，直隶总督那苏图对他赞不绝口，谓其“人短而才长，身小而智大”。

卢见曾后迁长芦盐运使，两年后，复调两淮盐运使。

回到扬州不久，卢见曾立刻筹集资金修浚城内河池沟道，“扬城遂无水患”。

扬州经济繁荣，文化兴盛。作为赋税主要来源的两淮盐运司，财力雄冠天下。卢见曾本有才名，又礼贤下士，他的幕府很快成为文人墨客的聚集地。

先是吴派汉学大师惠栋入幕。惠栋在幕府四年，编校多本古籍。卢见曾为表诚意，让惠栋在自己的署衙“闻政轩”内工作。

后来皖派经学大师戴震入幕，卢见曾目为奇人。他挽留戴震于幕府，借阅珍惜古籍让他悉心勘校。惠栋和戴震的学术思想，在幕府内碰撞交流，对清代汉学发展影响深远。

卢见曾又在扬州修筑藏书楼雅雨堂，刻印经学典籍，襄赞文教。清代学者朱彝尊穷二十年精力编著完成《经义考》，文献价值极高。但该书的原刻本，仅刊行其中一百六十余卷。卢见曾于朱彝尊之孙朱稻孙手中寻得《经义考》手稿，请戴震等人重新编纂校勘，卢见曾亲为作序并出资刊刻。乾隆二十一年，皇帝前往曲阜拜谒孔庙，卢见曾进呈雅雨堂版《经义考》，乾隆阅后甚喜。

北宋时，欧阳修、苏轼等大儒曾组织平山堂聚会，一时为文坛盛事。卢见曾也广邀文人雅士，定期相聚平山堂，交游唱和，繁荣文教。

卢见曾好行义举，颇得时人的赞誉。任长芦盐运使期间，他在天津设施棺会，对贫而不能葬者予以帮助。在扬州，对贫寒文士也尽力周济。

卢见曾第二次上任两淮盐运使后，故友吴敬梓便来投奔。卢见曾见吴氏窘相，不禁愕然，“检其橐，笔砚都无”。卢见曾将其接入幕府，延请名医，悉心调理。但吴敬梓疏狂之性不改，依旧好饮无度，身体每况愈下。

乾隆十九年十月下旬，吴敬梓邀数好友痛饮。他于微醉中反复吟咏唐人张祜《纵游淮南》诗：十里长街市井连，月明桥上看神仙；人生只合扬州死，禅智山光好墓田。几日后，吴敬梓病入膏肓，痰涌不绝，遽然离世。卢见曾闻讯不胜伤感，应允承担所有丧葬花费，并妥善安置吴敬梓的遗孀和家人。为尊重吴氏生前遗愿，卢见曾将其棺木由水路运抵南京，安葬在清凉山下。

吴敬梓死后，卢见曾又资助吴氏外甥金兆燕，将《儒林外史》刊刻成书，让其能够流布世间。

1762年，已经年逾古稀的卢见曾卸任两淮盐运使，告老还乡。而扬州的盛世，也随着他的离去渐成强弩之末，不复往昔。

归乡后的卢见曾生活清闲，他修坟墓、置祭田，恤同族，教后学，怡然自得。

但爆发于1768年的“两淮盐引案”，却将他最终推向绝路。

·相关阅读·

乾隆年间的“两淮盐引案”，牵连甚广，让盐政积弊暴露无遗。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晚节不保，凄凉丧命狱中。

仕途春风得意的纪晓岚遭遇重挫，发配流落新疆数年。

纪晓岚：“两淮盐引案”的泄密者

□ 本报记者 鲍 青

在电视剧《铁齿铜牙纪晓岚》第一部第35集中，有一个关于“两淮盐引案”的哑谜故事。和珅给新科状元祝君豪出了道哑谜：一个用茶叶封口的信封，其内装有些许食盐，信封之上却没有任何文字。祝君豪才思敏捷，当即悟出谜底是“盐案茶（查）封”。一旁的纪晓岚随即脸色大变。因为是他用暗语的方式，将朝廷绝密泄漏给了卸任的两淮盐运使卢见曾。

“两淮盐引案”，历史确有其事，但影视剧的情节往往是戏说和虚构。“两淮盐引案”爆发时，刚刚完婚的和珅才18岁。第二年他参加科举，名落孙山，不可能参与案件的审查。

“两淮盐引案”打破了卢见曾平静的退休生活，最终枉死狱中，结局凄惨。而从地方调入京师不足一年、本想大有作为的纪晓岚因“泄密”姻亲，也被流放新疆，仕途遭重大打击。

乾隆二十七年（公元1762年），73岁的两淮盐运使卢见曾，以年老体迈为由，上疏请求告老回乡。

离开扬州前夕，卢见曾像往常一样召集幕府中的文人宾客，宴饮赋诗，唱和逍遥，为卢见曾仕途划上圆满的终点。

彼时的卢见曾，志得意满，无限感慨。盐运使的岁月里，乾隆两次游历扬州，卢见曾贴身陪伴，多见宠幸。他还聚集幕宾，刻印文集，时称海内宗匠。他内心的文化梦，基本上都得到实现。

退休的生活平静而闲适。乾隆后来南下路过德州，还不忘看望这位功勋老臣，足见其分量之重。

但几年后，“两淮盐引案”爆发，乾隆发雷霆之怒，令军机大臣刘统勋严查此案。卢见曾久任盐运使，成为主要嫌犯，被判斩刑，后念其功劳，允许保留全尸。

乾隆为何如此盛怒，对曾经颇为倚重的老臣也毫不手软？这和当时食盐的地位息息相关。自古以来，食盐便是重要战略物资和主要商税来源。西汉时，政府对食盐实行专卖制度。汉宣帝时，朝廷专门召开盐铁会议，桓宽据此作“盐铁论”，成为后世借鉴。即使是1000多年后的清廷，依旧实行食盐专卖、商人承包的模式。盐商从管理盐务的衙门领取食盐引票，凭引票到产盐地购置，每引票可购食盐四百斤。之后他们把盐运到全国各地，按政府规定价格销售。政府再对盐商收取比一般商品税更高的盐税。清政府每年可从盐商处征收盐税几百万两银子。可尽管如此，盐商利润仍比其他商人高得多。乾隆时的商贾，非数十万两不称富，其中最富的就是盐商，尤以聚居扬州的盐商最为豪奢。

掌管盐区专卖和监察事宜的长官是盐政，盐运使负责征收盐商正税。盐商争先恐后、明里暗里巴结讨好他们，生怕其心生不满取消了自己的专卖资格。即使专卖资格保留，少发或不发盐引票，盐商损失也是极为惊人。所以察言观色，给盐官好处，是盐商必做的“功课”。他们往往借官员上任、离任、生辰、娶媳嫁女、逢年过节厚礼馈送。

乾隆十年，吉庆为两淮盐政。两淮是全国最大的盐区，供应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南、湖北、河南六省食盐。乾隆时，全国人口猛增，两淮盐区人口稠密，食盐供不应求。盐商看准商机，纷纷行贿吉庆，央求他奏请增加每年的盐引额。来者不拒的吉庆便向乾隆奏称原定盐引无法满足民食，建议每年提出下一年的部分盐引票，预先发给盐商。乾隆虽然同意，但规定盐商领一张预提引票，除交纳正式盐税，还要另交三两“预提盐引息银”。但吉庆擅自决定“预提盐引息银”可先缴若干，余下日后再说。这“日后”，其实就是“无后”了。

吉庆一命呜呼后，普福继任盐政。他和盐商“通力合作”，在“预提盐引息银”上大做文章，为盐商逃避巨额赋税。普福平时敛财成性，离任前夕还以“盘缠匮乏”为由，敲了盐商白银六千两。后来他又在盐商缴纳的“预提盐引息银”中，擅自无理由支取四万两。

“鹌鹑嗉里寻豌豆，鹭鸶腿上劈瘦肉”，是旧时官吏假借税收盘剥百姓的手法。普福离任后，慧哲贵妃的弟弟高恒接任。初上任，高恒便借口衙门缺乏经费，在盐商领取盐引、缴纳盐税时多收费。他还命盐商轮流负责衙门每月的柴米油盐采办。盐商后来干脆每月备好五百两银子送到衙门。

乾隆三十三年六月，尤拔世担任两淮盐政。他一到任就要盐商加倍孝敬。但总商江春等人因乾隆南巡接待出色，受到褒奖，还赏了布政使衔，对尤拔世不以为然，甚至连盐政“到任陋规”都不奉送。尤拔世恼羞成怒，上奏乾隆前任高恒盐引数额颇多，足为盐政楷模。乾隆让军机大臣傅恒检查户部存档，却没有发现两淮盐政所上交的款项。经彻查发现，两淮盐商二十余年应缴国库息银一千一百万两，除迎接皇帝南巡开支四百多万两，尤拔世上缴十九万两外，其余全部被侵吞。

乾隆大怒，经四个多月审理，历任盐政吉庆、普福、高恒家产被查抄，吉庆已死，普福、高恒被处死刑。

“两淮盐引案”，其实和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关系并不十分密切。他在任时，总体较为清廉，但也收过盐商价值万两的文物古董。但乾隆盛怒之下，他自然也难以逃脱干系。皇帝让军机大臣刘统勋负责查封卢见曾财产。在中枢供事的纪晓岚，是卢见曾的姻亲。他担心此事牵连自己，便以“茶封”暗语泄漏给了卢见曾。

卢见曾接信后迅速转移财产，家中仅剩白银数千两，衣服田产若干，但这还是引起了乾隆的警觉。皇帝绝对不相信，久任盐运使的卢见曾，竟会朴素到如此程度。他意识到，极有可能有人泄密于卢氏，便再令严查，准备将卢见曾押往扬州和盐商对质。

经过审讯，卢见曾收取古董和纪晓岚泄密水落石出，各自受到了惩处。

卢见曾死后三年，军机大臣刘统勋上奏，褒奖卢见曾此前的功绩，并指出案情有不实之词，算为卢见曾平反。纪晓岚戍边数年后，也被召回京师，继续自己的官位升迁之路。

卢见曾、纪晓岚、“两淮盐引案”，乃至那个繁华的扬州，都在漕运衰败和铁路兴起后，一道化作了历史的埃尘，只留下一段故事供后人评说。